

請掀開經本，第九十七面第六行，從第一個字看起：

【問。依於何法而說四句。】

前面講到「四句之火莫焚，萬法之門皆入」，這是圓教一乘的教義，與一般大乘法裡面所說的不相同。這個義趣前面略微介紹了。今天再看這段文，這要問這四句從哪裡來的？依據什麼而說四句？

【答。然所依法。謂真俗相對成四。即法法皆具四也。】

這句是總說。由此可知，這四句之說是存在我們世間普遍的一個概念，也就是我們現代人所講的『相對』。只要是相對，這裡面就有四句。所以四句是從一切法相對當中產生的一個概念。下面給我們舉出例子來說：

【依真俗二諦明四句者。】

這個『真俗二諦』，真，是從事物的本體上來說的；俗諦，是從現相上來講的。我們把體與相分作兩樁事對立起來，才有相對、才有四句。如果一旦覺悟了，體、相、作用是一，它不是對立的，這四句就沒有了。由此可知，四句是一種錯誤的概念。但是如果覺悟了之後，不要說四，說四百、四千、四萬也沒有過失。那就是佛經裡面常說的，「說而無說，無說而說」，那就沒有過失了。這個意思下面我們還能夠看到，這是講四句的來源。

【一真隨緣故有。】

『真』是真如本性，真心理體。『隨緣』，它現相，十法界依正莊嚴都是它現的。所以隨緣，它就現出相出來，這就有了。

【二緣無性故無。】

雖然這些現相，這現相實在講是緣，緣聚的。凡是緣聚（就是緣生）都沒有自性，從它的性體上來看，它是無，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這個虛妄是講它沒有自性，不是說它沒有相，不是說它沒有作用；它有相，它有作用，它沒有自性，也就是說，它沒有自體。『緣無性』，沒有性體，所以說之『無』。

【三上二句俱存故。】

同時存在，它有無同時存在。所以就說：

【亦有亦無。】

同時存在。從體上講是無，從相上講是有，有無同時存在。

【四互奪俱泯。故非有非無。】

無就不是有，就沒有有，有就沒有了；有，無也沒有了。換句話說，從相上講，性就沒有了；從性上說，相就沒有了，兩邊都沒有了，所以說『非有非無』。有無兩邊都沒有。這是四句的來源。你說四句是依什麼法而說的？依一切法。世出世間一切法都可以說這四句，四句是這麼來的。我們再往下面看：

【又不是有無。是真性故。】

這還是解釋前面。真如本性，實在講，有無都說不上。所以叫「非有非無」。為什麼？說有，有的對面有個無；說無，無的對面有個有，總落在相對的範圍之內。要知道真性不但是性體，就是它的現相作用也超越了相對。換句話說，超越了我們的思惟、言說，所以經上常講，不可思議。不但是體不可思議，相也不可思議，作用也不可思議。不可思議，就沒法子說；不可思，沒法子想像，不可議，就沒法子說明。所以佛說法是從不可思議裡面建立思議。雖然建立思議，這個思議就是不可思議。這把我們轉都轉糊塗了。正因為如此，所以佛說的一切法，我們不能執著，我們不能研究。為什麼？它不可思議。不可思議，你偏偏去思、去議，那就壞了，愈

去愈遠。

不可思議之法，佛為我們說出來，我們要如何去體會？馬鳴菩薩在《起信論》裡面教給我們一個方法，這個方法很妙，非常之絕。他教給我們離言說相。離，就是不執著；佛給我們說法，不要執著他的言語，不執著他言說。離名字相，他說了很多名詞術語，四句百非都是名詞術語；什麼禪定、般若、佛菩薩、眾生，這都名字相，名字相這假設的。老子都曉得，「名可名，非常名」，所以你不要執著名字相，假名建立。第三更重要的，離心緣相。心緣什麼？你想裡面的意思，這個也不要想，這樣去接受佛法，去聽佛，你就會悟入境界，你才能懂得如來真實義。

所以佛法很難懂、很難體會，原因在哪裡？就是我們這三個相都著了。我們著言說相，死在言語、文字的裡面。我們著名相，名字相，所有的名詞術語我們都研究，這個名詞怎麼解釋？那什麼意思？第三個著心緣相，沒有事情打妄想，想佛說這個話什麼意思，想它這是什麼道理，所以我們是著相來學。著相學佛，就把佛法變成世間法，變質了。所以佛跟我們說，將來經道滅盡，絕對不是說佛書沒有了，佛書怎麼可能沒有？那科技愈來愈發達，印刷術愈來愈精巧，現在一部《大藏經》可以把它放在一個磁碟裡面，電腦裡頭，你說佛法怎麼會滅掉？不會滅掉。不會滅掉，佛為什麼說佛法將來要滅盡？諸位要知道，統統落在心意識，佛法就沒有了。雖然經典存在，統統變成了世間法。不是這個經典自己變成世間法，是我們用世間這個方法來學佛，佛法就變成世間法。換句話說，統統落在意識裡面去了，我們怎麼樣去學佛？我們用分別心、用執著心天天去研究，這就變成世間法。佛學會很發達，清淨心沒有了，決定得不到清淨心。心不清淨，諸位想想，怎麼可能開悟？以後決定沒有一個開悟的人，沒有一個明心見性的人了，這個佛法就斷了、

就沒有了。所以說佛法滅盡，這《無量壽經》還能夠保存一百年，到那時候很多眾生你只要老實念佛，還能往生。雖然不能見性，不能得定，可以往生。但是這個法門你要相信，你不相信，那沒有法子。這個法門是很有名的難信易行之法，相信很難，行很容易。

我這次回國來，我們景美圖書館有一個陳老居士，福州人，平常念佛下來之後，也很喜歡講話，很囉嗦，相貌也不揚，一般人都瞧不起他，都討厭他。他有一個好處，一心念佛，十幾天以前往生了。聽說也是預知時至，瑞相非常好，我們那韓館長講，沒想到他真往生了。難得！學其他的法門，很難。所以這個法門，只怕你不相信，你要相信，一心專修，你決定成功。那個陳老居士，說個實在話，他教理並不怎麼很懂。他一天念三萬聲佛號，這是我曉得，最近大概是一、二年當中，他告訴我的。他什麼都不想，什麼都不求，一天念三萬聲佛號。所以佛法與世間法就從這個地方分。學佛一定要著重在清淨心。為什麼大乘佛法教我們離四句絕百非？原理就在此地。四句是分別執著裡面生的，離四句，一切分別執著沒有了，正與大經相應。佛給我們說的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這是平等的，本來平等。所以《華嚴》、《圓覺》上告訴我們，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。這本來是佛，確實平等，沒有高下，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」。我們病根就是在妄想執著，四句是妄想執著的根本。四句要離了，一切妄想的根就拔掉了。

四句，剛才跟諸位說，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相對。我們講大，後頭一定有小；講長，後頭有個短，這總是相對的。所以凡夫生活在相對的時間。這個相對的時間並不是真的，完全是一種抽象的概念。在《唯識》裡面講，遍計所執性，還不是依他起性，遍計所執性，完全是假的、是虛妄的。現代的名詞叫抽象的概念，絕對不是事實，那佛在此地給我們說出來真相。下面：

【又約教者。】

這個就教下來說。

【謂詮生死則俗有真無。涅槃則俗無真有。涅槃經云。空者所謂生死。不空者謂大涅槃。此上猶約諸法以說。】

這都是從法相上建立這四句。教下說，『生死』是俗諦，這我們不難懂。相上有，相上有生死，『俗有真無』。從體性上講，沒有生死，相上有生死。我們這個身是相，身體是相，如果換句話說，肉體有生死，精神沒有生死，這個真諦，可以把它說之為精神。說精神並不恰當，沒有佛法說的本性恰當。『涅槃』，涅槃是不生不滅，這是講的真性，性體不生不滅。相裡面沒有，俗是相，性裡面有。佛性、法性是不生不滅的，現相是有生有滅，這個不難懂。

《涅槃經》云：『空者，所謂生死』。空是根本沒有，這個空就跟《金剛經》上講的虛妄一個意思。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虛妄就是空；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夢幻泡影是空的。一切有為法，哪些是有為法？如果你要念過《百法明門》，你就曉得了，八識五十一心所，十一個色法，二十四個不相應，統統是有為法。百法裡面，前面九十四法都是有為法，只有後面六個叫無為法。這有為法，我們今天心心所，這是我們今天講的精神；色法，我們今天講的物質，這精神與物質統統都是空的，都不是真實的，都是了不可得，所以這是空。『不空者謂大涅槃』，大涅槃是真性。換句話說，這個生死，此地講的生死，不一定是講我們這個生命，這生死實在講就是生滅，因為有為法就是生滅法。所有一切生滅法從哪裡來的？是從不生不滅法變出來的。那個不生不滅法是真的，是能變。能變是真的，所變是假的，是空的。這種講法我們比較好懂，這是教下的說法。這種說法，嚴格的講，是不了義的說法。了義教裡面，這真妄都沒有，空有也沒有了，那就很難懂。以上這個說法

都是從法相上來講的。底下這一段比前面意思要深了，這講圓教。

【若剋就真性。亦有四句。】

這從真如本性上來說，也『有四句』，可見得這四句是隨順眾生而說的。

【一性是有知覺不昧故。】

這是專門講真性，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，也可以說有、無、亦有亦無、非有非無。真如本性上，還能加得上嗎？在教下講是加不上的，離四句百非。真性上，一法不立。但是這是圓教，所謂圓人說法，無法不圓。是不是？連本性也可以說說。本性怎麼說有？因為『知覺不昧』，靈明覺知，禪家常講的靈光獨耀，這是有的，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靈覺不昧，這是真的。也可以說它無，無什麼？

【性是無。】

前面講性是有。

【無相無名故。】

『無』是這個意思，不是沒有性，不是沒有知覺。而是什麼？加不上名字。它也沒有相狀，無名、無相。在哪裡？這東西在什麼地方？給諸位說，就在我們眼前。《楞嚴》上講得很詳細，我們舉一個例子，眼能見，這個能見是知覺、是不昧。這個知覺不昧在哪裡？是不是在我們眼球上？不是的。如果在我們眼球上，人剛剛死的時候，眼球沒有壞，他為什麼不能見？即使這個知覺在我們眼球上，為什麼能看到這個地方？我們看到遠方，是不是我們的知覺跑到外面去了？《楞嚴經》上，佛就給我們講這些道理，講這些比喻。諸位要曉得，靈覺是盡虛空遍法界，真的它沒有相，它沒有名，沒有名字，沒有相狀，這個難懂。

我在講《圓覺經》的時候，實在沒法子，舉一個什麼比喻？現

在那個小的收音機，可以隨身帶的，我用這個做比喻。我把這個小的收音機比作我們這個身體，把那個無線電的廣播比喻作靈覺。你看看，我這個收音機，播到哪一個頻道，走到哪裡都聽得到，這大家容易體會。盡虛空遍法界就是個靈覺，知覺。我們今天不能知盡虛空遍法界，是什麼？是我們這個收音機有故障，敏感度不夠，只能收到近距離的，收不到遠距離。如果我們六根通利，所謂通利是什麼？就是心清淨，沒有妄想執著，我們六根的能力確實可以圓圓滿滿的收到這個不昧的知覺；眼，能夠看盡虛空遍法界，耳也是能聽盡虛空遍法界，這就是佛經裡面講的神通廣大。諸位要曉得，這是我們的本能，應該有的。應該有的，現在沒有了，不是真的沒有，現在你有障礙。因為靈覺，這個知覺不昧，它是有，這是真的，不生不滅。所以說，它無形、無相、無名，所以性是無，是這個意思。

【三際三處求不得故。】

『三際』，就是說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裡頭找不到。『三處』，《楞嚴經》上講了七處，那個七處可以歸納為三處，就是內、外、中間。《楞嚴》這七處歸納起來不外這個三處，都找不到。實在講，統統都在，沒有一處它不在。第三個意思是：

【性亦有亦無。】

怎麼『亦有亦無』？

【上二句同時故。】

知覺不昧，無名無相，同時存在的。所以它亦有亦無。

【四性非有非無。此有二意。】

這『非有非無』有兩個意思，第一個意思：

【即由上二同時互相奪故。一時俱泯。】

這個意思跟前面講的意思一樣，不難體會。第二個意思說：

【直指真性不是有無。】

『真性』不落於『有無』二邊，那當然就是非有非無。實在講，非有非無也不落，這才真正到言語道斷，所以不得已，勉強：

【但是真性也。】

勉強說個『真性』。你不要執著「真性」這個名詞，執著這個名詞就錯了。一執著這個名詞，這四句立刻就建立了，就落在四句裡頭。所以說決定不能夠執著，確實要遠離四句百非。這一段是講四句的意思。下面再說：

【萬法之門皆入者。】

在圓教一乘了義，四句沒有法子限制它，連真性都說四句，何況一切法相！所以說儘管說，只要你一切不執著就對了。不是不能說，只要不執著就行。所以「說」是善巧方便，說是啟發我們的覺悟。佛說一切法是幫助我們開悟，但是不執著就會開悟；執著，就迷在佛法裡。迷在佛法跟迷在世間法，那個結果沒什麼兩樣，都是迷。只要是迷，說老實話，佛法也是世間法。如果你是覺悟了，覺悟了，世間法也是佛法。第二句說明『萬法之門皆入』，這悟了，就悟了。

【顯萬法也。萬者指於總數。其實該於一切。】

這個『萬』不是數字，世出世間一切法無量無邊，用這個字來做代表。所以它是一個代名詞，它不是一個數字。這裡跟我們講出這是一切法，一切法包括世間、出世間。

【然一切法不出四句。】

佛說一切法也離不開『四句』，說空、說有；說有、說無，也離不開這四句，這是方便說，所謂善巧方便。

【諸宗以四句為謗。故一切皆非。】

『諸宗』是講大乘這些宗派。為什麼說這四句是謗法？這四句



是執著不得，迷不得，你要認為真的有這個四句就壞了。換句話說，一切法的真實相，你決定不能夠證得。你心不清淨，你心不覺悟，有執著就不清淨。所以大乘諸宗教你離四句絕百非，就是於這個根本的四句不執著，這樣才能見性，把你明心見性的障礙拔除，是這個意思。

【所以每論妙理。皆云離四句。絕百非。離於謗也。】

這是大乘通途的教法，確實是如此的。今天這個法門是向上一著，超越了大乘。

【今既四句成德。故萬法悉是妙門。】

向上一著，前面跟諸位說過，是說而無說，無說而說。你要懂得說法人的意思，不要執著說法人的言語、名相就對了。所以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天天說，沒有一天不說，你懂得他的義趣，他四十九年沒有說一個字，沒有說一句話，這就是說而無說，無說而說。那要入這個境界，說與不說是一，不是二。他不能說，說是有，不說是無，那就落在字句裡面去了。這個意思我們要細心去體會。所以『四句成德』，什麼德？教化眾生的大德，也就是啟發眾生悟入真性之德。這是工具，用這個工具教一切眾生悟入，成就這樣的大德。

【曉公云。】

『曉公』是元曉，唐代時候高麗的一個出家人，元曉。《無量壽經》註解裡面也有很多，《無量壽經》他有註解，好像《安樂集》也是他寫的。他這幾句話說得很好，

【失意則所說皆非。得意則所說皆是。】

這兩句話說得非常好。這個『意』是什麼？就是如來真實義。咱們開經偈講，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。你要『得意』，曉得佛說的意思，怎麼說都是對的；你要不曉得佛說的真實義，怎麼說都是錯

的。由此可知，一切大乘以下的教學，沒有得如來圓滿的真實義。你想想看，離四句那個離是不是執著？還是執著。絕百非，根本四句百非都沒有，有什麼好離絕的？可見得，依舊沒有離開執著，心裡還是有一物。我離四句了，心裡有個離四句這一物；絕百非了，心裡又有絕百非這一物，這個心幾時才能清淨？得意就是清淨心，就是你真正得到清淨心。得到清淨心，你怎麼說，橫說豎說，無礙於清淨心，心裡面一絲毫都不執著。六祖講的「本來無一物」，什麼都沒有，他怎麼說都對。你心裡頭只要有一物，怎麼說都不對。這個意思，我想諸位細心去體會，多少能夠接近一些。

所以佛法的修學，覺、正、淨這是三門，三門走一門就行了，你就走進來。一門走進來，三門一定圓滿的得到。禪走覺，教走正，淨與密是走清淨心。這三門，一而三，三而一。如果有執著，這三門任何一門都走不進來。譬如講，你有一絲毫執著，你是迷，不是覺；你有一絲毫執著，你是邪，不是正；你有一絲毫執著，你的心不清淨。無論走哪一個門，這破執著，佛法自始至終破執而已。執不在外，執是我們內心；把內心裡面那個虛妄的執著捨掉就成了，這是佛法修學的基本原理原則。遠離一切執著，我們在現前生活上就得大自在。無論什麼人，一定處得好，無論什麼環境都處得好。這個世界是非常圓滿、非常美好的世界，沒有執著。有執著，這個是，那個非；這個好，那個壞，完全對立的。在對立裡面，你天天生煩惱，那就苦不堪言。你一切不執著，所有對立都沒有了。淨土在哪裡？就在眼前。這就叫什麼？這就叫境隨心轉，心淨則土淨。

我們今天看到這一切是非從哪來？不是外頭的是非，不是人有是非，我們自己心裡有是非。我們看到一切有善惡，不是外面境界有善惡，是我們內心有善惡。你能夠回過頭來向自心求，覺正淨統

統得到了。你要到外面境界上面去求，那古人講，那等到驢年你才能夠得到。這個子丑寅卯裡頭，你想想有沒有屬驢的？這就是說，永遠沒希望。所以佛法教你回頭從內心去尋求，從內心裡面去用功夫。下面舉一個比喻，這個比喻很好：

【如見一塵。】

諸位要知道，這個比喻是隨便舉的，一法如此，法法皆然，隨便舉一法都可以。他這邊是舉『一塵』，一微塵。

【稱理推之。即悟性空。】

『稱理』就是與理體相應。你去推求，你去觀察，然後你就覺悟到它的體性是空的。這個微塵在不在？在。微塵的相存在，微塵的作用也存在，微塵的體性不可得。所以我們讀這些大經，對於古人不能不佩服，這樣深的義理他怎麼會明瞭？他怎麼會知道？現在我們是借重科學的儀器，我們明瞭這個事情，我們在高倍的顯微鏡底下看這個微塵，微塵像什麼樣？就像我們太虛空星星一樣，簡直就是銀河、就是宇宙。裡面也有太陽，也有許多的星球在那環繞著迴轉。所以一微塵放大就是大宇宙，大宇宙縮小的時候，的確是一微塵。所以微塵是空寂的，微塵是許多像這個大宇宙許多的星球形成的，是因緣生法，緣生緣聚。緣雖然聚，但是每個分子是獨立的，像我們這個銀河系有無數的星球，每個星球是獨立的。再觀察這每個星球，又是一個宇宙，變成什麼？變成重重無盡。一微塵是眾微塵聚集的。眾微塵裡頭，那一粒微塵再觀察又是眾微塵。無論是從大從小，都是重重無盡，這是《華嚴》的法界觀，對於整個法界真相如此，所以它沒有自體，它沒有自性。剛才講了一微塵如此，眾微塵也是如此；一個世界如是，一切世界亦復如是。所以『便見法界』，法界全體你都見到了。見到什麼？見到真相。我們佛經上名詞叫諸法實相，你對於諸法的這個真相，一切法的真相，完全明

白了。這個明白，就是禪宗所講的大徹大悟，教下所講的大開圓解。

【故此一塵。即是入法界之門。】

你看從一微塵，它又『入法界』，它就契入、就證入了。

【一切皆爾也。】

『一切』是講一切法，無論哪一法裡面，都可以教你明心見性，所以佛才說，法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見性就是成佛。所謂成佛，就是成就正覺，就是成就正知正見。你的智慧、見解決定正確，這叫做成佛。所以禪家講是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你真正見到宇宙一切法的真實相。真相明瞭了，你的煩惱不會再生了。為什麼？真相曉得了，知道一切法平等，一切法空寂。所以你在一切法裡頭沒有取捨、沒有得失。一切法裡頭沒有取捨，沒有得失，你還生什麼煩惱？一切法裡頭沒有妄想，沒有執著，所以你這個時候的心就是法界性。你的心跟法界圓圓滿滿融成一體。法界是什麼？法界原來就是我這個靈明不昧的一念心性。我這個靈明不昧的心性就是法界全體。這裡頭說老實話，四句百非沒有了，這叫契入。這在佛法叫證得，真正證得。

今天我們講這段文，大家果然聽明白了，你是解悟，你知道這回事情。如何把這樁事情跟我們現前一念心，果然交融成一體，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。那在無量法門裡面，這萬法之門皆能入，你就可以選擇一門，你決定沒有懷疑，你在這一門裡面用這個功夫決定可以證得。可是諸位要記住，決定走一門，門門都一樣，一門即是一切門，一門深入，這樣子才行。這佛法修學才能夠得真正的法喜，真正的快樂。下面這是第四段。這段文裡頭一共有六段，這三段講完了，我們講第四段：

【泯真俗一多。】

《疏》文裡頭講：

【冥二際而不一。動千變而非多。】

這些境界，都是《華嚴》講的事事無礙的境界。不到這個境界不能講，圓滿的解脫，也就是說，真實的自在，一定要入這個境界才行。所以這種境界是法身大士的境界，在《華嚴》裡面講，最低限度圓教初住，他才入這個境界。

【言二際者。謂真俗二諦。及生死涅槃。乃至諸佛眾生相待之法。】

這個簡單說，真諦，俗諦；『生死，涅槃；諸佛，眾生』，統統是相對的，對立而建立的。所以他說這些話，拿現在來講，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相對，對待法就是相對之法，這叫做『二際』。

【皆是二際也。】

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相對，統統都是相對的。

【今且約二諦明之。】

這就是一切法統統是相對的。那我們在一切相對法裡面，我們隨便舉一法來加以觀察，看它的真相如何。這個地方舉用『二諦』：

【真隨緣即俗。俗無性即真。】

怎麼樣說都不能違背這個原理。『真』，是真如，真如『隨緣即俗』。俗就是現相，隨緣就現相。好比我們心隨緣它就作夢，就現出夢境。當我們作夢的時候，這個時候很清楚，我們心像什麼樣子？夢中境界就是心的樣子。心有相、有作用，有相有用。所以夢中那個境界是俗諦，能作夢的那個心、能變夢的那個心是真諦。『俗無性即真』，夢沒有自體。它的體是什麼？體就是能作夢的心。在這個夢境裡面，是體、相、用三個同時現前，一而三，三而一。這三個當中有沒有界限？給諸位說，沒有界限。因此我們講真、講

俗，實在是很不得已的說法。就性，我們講真；就相，我們講俗，其實性跟相不能分。性跟相沒有界限，真跟俗是一，不是二：

【故云冥也。】

也就是說這兩者，你要是執著它就錯誤了。為什麼？都是不得已勉強而說的，不能當真，教你體會這個意思，千萬不能執著言說、名相，千萬不能落在意識裡面，去想像什麼，不能想，當下就明瞭，這叫做契入。這是『故云冥也』，「冥二際而不一」。

【二既冥合。即應是一。】

真俗是不是一？你得意的時候，說一也行，說不一也行；不得意的時候，說一也錯，說不一還是錯。換句話說，你離開一切分別執著，說什麼，意思都正確。稍稍有一點分別執著，說什麼都錯。這個錯與不錯，就是不錯，你能從這一門見性，這個門是開的，沒有障礙；說錯了是，你從這個門走不通，有障礙，你見不到性，錯，錯在這裡。不是他說錯了，而是我們自己錯會了意思。怎麼錯會？用我們自己的意思去推想，這就錯了；不用我們的意思就對了。所謂是離心意識，不用心意識。不用心意識，你用的是什麼？你用的是真性。真性是什麼？離一切妄想分別執著，這就是真性。你用一切妄想分別執著，真性就變成八識。用八識，決定入不了這個門。用八識修行，最高只能證得阿羅漢果，不能見性，佛在《楞嚴》上給我們說得很透徹。我們看底下這段文：

【一以互奪故。離名數故。故亦非一。】

所以也不能說一，亦不能說二。

【大經云。無中無有二。無二亦復無。】

這才乾淨。『無中』哪裡有二？不但沒有二，這個『無二』也沒有。所以六祖講「本來無一物」。本來無一物也無，如果有個本來無一物，還是錯了，還是有一物。本來無一物也不能有，亦無。

但是，話只能說到這個地方為止，本來無一物，本來無一物也無就說不出來了。再往上提升，就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所以他話說得說到頭了。這個禪家講話頭，這就話到了頭。到頭不是真的，要更上一層才是真的。這個話到頭，這就好像指路牌一樣，指你一個方向，目的不在此地，還在前面。你把這個指路牌捨掉了，往前面再踏上一步就到了，那個目的地就達到了。這個就是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所以無二這個念頭都不能有。

【三世一切空。是則諸佛法。】

『三世』是講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一切諸法相有體無，所以說『一切空』。這就是一切諸佛的真實法，也就是一切諸佛親證的諸法實相。

【仁王經云。於解常自一。於諦常自二。】

這兩句話的意思，解是智，諦是證。《心經》上說「無智亦無得」。《心經》上那個智，相當於此地講的解；《心經》上的得，相當於此地的諦。前面這一句是「遣二也」，『於解常自一』。後面這一句，『於諦常自二』是「遣一也」。二是相對的，一是絕對的，相對、絕對兩邊都離開，這是真正的佛法，真實的佛法。我們看《壇經》，六祖跟印宗法師第一次見面，就是現在的光孝寺，是風動幡動，現在那個旗杆還在，風幡沒有了。當時印宗法師向他請教，打聽黃梅五祖平常有沒有常常開示禪定、解脫像這些法門，這是禪宗非常重要的法門，禪定、解脫，有沒有常常跟大家開導？六祖答覆得很妙，真是所答非所問，根本就不理會他所問的這個問題，直截了當告訴他，禪定、解脫是二法，佛法是不二法。換句話說，根本不許你提出問題。你心一動念就是二法。為什麼？動念跟不動念，不就二法！二法就不是佛法。不是佛法，就不是清淨心，你心不清淨。不是清淨心，就是你心不覺，那不覺就是迷，你心不正

，不正就是邪。所以才起一念就落在迷、邪、染，就落在這裡。可見得六祖他所注重的，他所教人的，就是教你在一切時、一切處、一切境界裡面，始終保持你的清淨心，覺心，這就是佛法。

所以佛門裡誦經、念經，念經是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，這才得意。每天我都念經，你這有念，我念的什麼經，這個經裡頭什麼意思都了解，滿肚子的佛法，那都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佛沒有法，那是大錯特錯。所以《仁王經》上這一句說得好，這是「兩邊不立，中道不存」。中道也沒有，這個境界相當之高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一定要把這個境界應用在生活上，你才有受用。不能應用在生活上，不能應用在日常處事待人接物，這沒用處，那你還是二法。我關起門念經，我是一法，心清淨了；我面對著一切大眾，這時又生一個心，那就二法了。如何能夠做到始終是一，這就是功夫，那就是菩薩住世，真正是菩薩行。菩薩跟我們不一樣的就在此地，就是他的心永遠是清淨的，永遠是一個妄念都沒有的。他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。他有沒有言說？沒有言說。他有沒有動念？他沒有動念。但是我們看起來，他也起心，也動念，他也有言有說。他的那種言說、動念，就像自然的一種反應。就好像我們敲鐘一樣，敲一下，它就響一下；敲大，它就響得大；敲小，它就響得小。它有沒有心？沒有心。決定沒有分別執著。不是說，你敲重一下，我要響大一點，它不會有這個念頭。所以菩薩在日用生活當中，就是隨著眾生這個心態，他自自然然的反應，反應到恰到好處，自己心地清淨，一塵不染。表現在外面，他也有喜怒哀樂，其實他內心如如不動，這是佛法教我們，在這個世間得到真實的自在，真正的快樂。

清淨心能照見一切萬法，不但眼前一切諸法實相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沒有一樣不通達，沒有一樣不明瞭。他



怎麼不自在！這樣的境界一定要從清淨心中求。你要想求清淨心，必須要看破，必須要放下。放下什麼？放下一切妄想執著。怎樣看破？真正明白諸法實相，一切法相有體無，一切法了不可得，這是看破。所以在一切法裡面，沒有求取的心，沒有取捨心，沒有得失的觀念，這是你真正看破、放下了，生活當中決定自在。如果見性，那是性德的受用，那是不可思議；沒有見性的，脫離不了業力。業力裡面告訴我們，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你勤修善德，果報一定增勝，一定增長，一定殊勝。所以不要憂慮，不要操心我這個生活怎麼辦？不操這個心，沒有一樣不自然。這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不容易。為什麼不容易？你的這個道理沒搞清楚。果然搞清楚了，果然把因果搞清楚了，你就可以做得到。為什麼？心裡沒有恐懼，沒有害怕，身上一文錢都沒有，明天生活怎麼樣，他不想。不要去想，明天還沒到，想它幹什麼。到了明天，明天自自然然又過去了，所以不要去想它。你要想明天、想後天、想明年、想將來，這叫做打妄想，這個就錯了。就不想過去，不想現在，也不想未來，永遠保持你的清淨心，清淨心裡面能生萬法。再看底下這句：

【又二諦並非雙。恆乖未曾各。一雙孤雁。博地高飛。兩隻鴛鴦。池邊獨立。】

這句話實在就是說的『二諦』真正的關係，沒有辦法畫清界線。『並非雙』，就是一；『恆乖未曾各』，這就不一。這就是經上常講的，不一不異。你不能說它是二，也不能說它是一。你要說它是一，性相在樣子上的確是不一樣。你要說它是二，性相是一體，當中確實沒有界限。真相如何？真相的確是不一也不異。佛在經上還有一個比喻，我們常常見到的，如水與波。把水比作性，把波比作相。它兩個到底是一，還是不一？你說是一，水是平的，波是動

的；說不一，水就是波，波就是水，它也沒有兩樣。諸位要知道，一切萬法無不如是。我們的身心、心境、世出世間法統統如是。所以入到這個境界，曉得一切萬法跟自己什麼關係？一體。所有一切法，我們自身境界從哪裡來的？都是自己真如本性的相分。我們在這個世間，與這個對立，與那個對立，是跟自己過不去。為什麼？一切法裡面沒有對立的。這個對立從哪裡來？對立是從你自己迷惑顛倒，是從你自己的分別執著上建立的，妄想執著上。所以真相你永遠不了解，這就是佛在「出現品」裡面說的，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」。你不曉得是萬法皆如，我們在一體分，分自分他。那到現在這個社會，這個社會麻煩大了，大在哪裡？愈分別愈嚴重，愈執著愈深。這個要說得不好聽的話，就是本性的污染。我們現在的世間人已經體會到環境污染嚴重，生態不均衡。將來影響我們這個地球上的生物，當然也影響到我們人類的生存，現在知道這樁事情了。但是他不曉得一切妄想分別執著，這是我們心理上的污染；這個污染比那個環境污染不曉得要重多少倍。

所以中國自古以來，你看《學記》裡面所講的，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要把教育辦好。什麼是教育？教育就是防止本性的污染。這是教育的目的，是教育的功能。佛法的教育，不但防止你污染，還能夠教你已經污染統統把你清除，恢復本性，這偉大！真正了不起。這個污染是什麼？污染就是知見，邪知邪見。每個人有個想法，每個人有個看法，這不得了，各人堅持自己的看法是對的，自己想法是對的，別人的想法、看法是錯的，就要衝突，就要鬥爭，世界怎麼不亂？你想這個世界將來還有和平的一天？在我看不可能。為什麼不可能？這自由思想愈來愈發達。就是每個人的執著，每個人這種成見愈來愈發達，發達到最後，人與人不能相容。你看佛法教給我們，把所有一切妄想執著放下，大家都相同。所以佛這

個很高明，不是說我的看法正確，我的見解正確的，你們都要跟我一樣，不是的。佛說，我的看法也不正確，我的想法也不對，我們統統放下，我也放下，你也放下，大家心地一片乾淨，一念不生，本來無一物。這個通了，這個高明，我們人人願意接受，樂意接受。所以佛不是說，你們錯了，要跟我一樣，佛不是這麼說法。那種說法，你們錯誤的，要照我這個講的，你們去做，那是佛法的小學，對小學生的講法，不了義的。了義的佛法是心地清淨，一念不生，恢復自己的本性。

所以中國過去的教育，一般人，不管你怎麼想，不管你怎麼思，他有個原則、有個標準。這個標準在世間法裡面，就是儒家建立的倫常道德，這是個標準。有的時候越過，有的時候不及，但是距離這個標準總不太遠，所以社會能夠維持長治久安。今天我們把這個去掉了，佛法也不要了，這不得了，天下大亂，沒法子救。這是我們自己一定要明瞭，一定要警覺得到。人生不長，很短，我們明白了，我們救不了這個社會，救不了這個世界，但是我們有能力救自己。他亂，我不亂；他想，我不想；他思，我不思。我有辦法救自己，我幫不上別人的忙，我能夠救自己，這就對了。那有緣的人，什麼叫有緣？他能夠相信這個道理，他肯學習，就是他能夠把他的想法、看法，分別、執著也能放下，這是有緣的人，與佛有緣，有緣皆能得度。

好，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